

引言

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中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泰国华文文学也越来越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一些作者的文学作品在参加中国各种文学评选活动中屡屡得奖，更让世人对泰国的华文文学刮目相看。中国著名散文家秦牧在给《泰华文学专辑》提序时，对泰华文学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泰国华文文学的作品，“对于泰国风光人情习俗、社会百态的描绘，达到了非常生动的地步，而运用中文的圆熟程度，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1] (P.7)} 中国孙淑芹在她的《立足于民族 扎根于泰国——泰国华文文学特色浅论》中也这样写道：“在泰国华文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描写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生活习俗的作品。”^{[2] (P.1)} 著名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饶芃子在她的《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里，谈到阅读泰华文学作品时说，她“明显地感到它们与中国的文化、文学有渊源和影响的关系，尤其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似之处更多，但是它们都是来自泰国的现实生活，又具有泰国社会的特色，文化意蕴有较大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和泰国民族文化的影响、交汇和融合。”^{[3] (P.133)}

中国和泰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交往历史由来已久。由于移居泰国的华人众多，所以在泰国境内，已形成了独特的华人社会。在华人圈子里，即使是数代居住在泰国的华人，也依然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礼仪、民俗习惯、语言文字、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17 世纪后，中国的文学作品、喜剧等已陆续传入泰国。1903 年，泰国曼谷创办了第一份华人的《汉境日报》，续之又先后出现了《美南日报》、《华暹日报》、《天汉公报》、《中华民报》、《侠报》等，这些华文日报的诞生也催生了泰华文学。由于泰国是一个佛国，有 92% 以上的民众信奉佛教。因此“一些作品在表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感情纠葛和行为冲突时，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宗教的情感意识，常常是用宗教和宗教的感化来调和、融解人与人的矛盾，平衡人的心理，劝人去恶从善，悔

[1] 张国培. 20 世纪泰国泰文文学[M]. 汕头：汕头出版社，2007.

[2] 孙淑芹. 立足于民族 扎根于泰国——泰国华文文学特色浅论[J]. 《泰华文学》.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4.

[3] 饶芃子. 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过自新。一些描写泰国社会风情画的作品，也具有佛国的宗教氛围。”^{[1](P.138)} 因此我认为，构成泰华文学具有特色和魅力的是中华民俗和本土泰族民俗，以及融合后多元化的新民俗。何谓民俗，钟敬文在他的《民俗学概论》中有这样的定义：“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重要方式。”“‘风俗’（Lore）一词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众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2](P.1-3)} 由此可见，民情风俗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此密切，它在人们生活中是何等重要。那么，那些中华民俗和本土泰族民俗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势必直接影响到泰华文学创作者的审美心智活动，左右他们的审美方式和文学趣味。

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民俗与文学之关系这方面相似的文献有：中国的朱成仁，他的专著《民俗与文学艺术》^[1]，主要是从中国浩瀚的文学作品中，论证生活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氛围的作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运用直接或间接，淡描或重彩等不同文学形式，描写出各民族的民俗习惯。也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发表罗晓非的论文《民俗与文学魅力》^[1]，这篇论文论述了民俗是文学起源的中介，民俗在文学作品中呈多层次渗透，文学民俗化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还有一篇是复旦大学2003年的博士论文，朱红的《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1]，她主要是对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不同时期节日习俗的产生和特点以及传承、发展、变新的综合考察，论述节日中的文学创作，亦是唐人生活中习见的一景。但对于泰华文学与民俗关系方面的研究还未展开，只有在一些论及泰华文学的创作个性和内容方面时提到泰华文学描写了泰国的风土人情习俗。到目前为止，笔者读到有关研究泰华文学各种文献资料都是从泰华文学的形态、个性、特征、文化寻根、文化意蕴以及文体形式的特征、语言特色、社会背景等方面去探讨中泰文化相融合和影响。还未有人作过民俗文化与泰华文学之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民俗文化，虽位于文化的最表层，但却对每个人影响最深；在人群中影响最广；在历

[1] 饶芃子. 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 朱成仁. 民俗与文学艺术[M]. 北京：人民出版社

[4] 罗晓非. 民俗与文学魅力[J]. 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5] 朱红. 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

史文化长河中影响最久的大众文化。因为人一出生就生活在民俗文化之中，直至生命的终止。正如鱼生活在水里一样。这种民俗文化也正是文学创作的源泉。鉴于此，本论文欲从泰华文学作品中反映的中泰民俗文化交流与融合为切入点，力图通过细读和分析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中华民俗文化与泰族民俗文化之冲突、交融以及融合组成新的民俗文化元素，并结合实地考察的方式，探讨在泰国民间盛行的宗教信仰、民情风俗和传承的华族民俗习惯，彼此兼容互补，相生共荣以及融合后的新民俗所呈现的价值，这种价值包括作者心境的自我净化、文学作品的个性魅力、社会功能以及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经济效益。

一、 选题的来源及意义

华夏民族移居海外，起于汉代。但大规模地移居海外发展是在近代。从早期的经商到现代的向各方面发展，华夏民族这一群体由盛唐的辉煌盖世渐退至清朝的不起眼，任人宰割，再到今日的辉煌，让世人惊叹、注目。海外华人也和中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更多的被压制、排斥、失落、迷茫、愤怒等痛苦，汉语文字也一直跟随华人的脚步浪迹天涯。这些漂流在外的游子文学浸透的多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离乱历史、其中蕴含着离愁别绪、沉浮枯荣、风雨中种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在这些作者的心理上，感情的寄托始终是中国，他们以流浪者的心情，怀着沉甸甸的中国文化情结，在思想感情、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与居住国的本土民俗文化相互撞击、磨合，他们内心深处那种精神“放逐”的酸涩与困扰，“根”的失落，无不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中，因此这种多元文化撞击后的火花，自有其特定的形态与文化内涵，也自有其独特的地方色彩和个性，有别于母体的中国文学。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性文化转型的新时代。长期被西方当作“他者”和“非我”的东方文化，已逐渐凸显其价值和地位。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突飞猛进、在国际地位的崛起，汉语在全世界的普及，中国文学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亮丽前景。华文文学（华人文学）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本土，它必须应对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的发展前景，从世界文学格局的角度去审视华文文学。把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进行跨国别的比较研究；研究华文文学在其他国家的影响、传播以及被居住国接受的情况；研究其发展脉络以及与不同的民俗文化如何交融、借鉴、转化、认同等规律；研究不

同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模式、风格、文学语言的演变史。探索这些华人作家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美学环境中产生蜕变；探讨他们在双重文化背景下，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碰撞或同其他文化的接触中，对本民族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做出怎样的文学反映和选择，寻找其异同都是势在必行的。虽说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都同出一源，具有炎黄文化的基因，彼此有文化上的血缘关系。但是，它们在分别与各国本土文化交织、融合后，已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因此，在此基础上去研究、探索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及走向，有利于中国本土文学更进一步了解“自我”，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和更新作一种参照，同时也为建立一个更为广博的世界性多元文化观和文学观的华文文学，提升华文文学在世界的地位都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泰华文学作品中分析中泰民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两族人民更进一步了解本族民俗之精华，继承本族优良的民俗文化，让泰国的华族与本土泰族各自保存多元文化之丰富多彩的民风习俗，让各族人民更了解本族民俗的文化内涵，让世人珍惜和平与快乐。同时，让文学创作者更了解民情风俗的价值，更珍惜身边的民情风俗。

二、中泰文化交流概述

东南亚在地理上与中国毗邻，华人在东南亚诸国旅居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实。“远在三国时期，吴国官员奉旨于公元 245 年出使扶国等国，在他们回国的著作中，就有关于泰国地区国家的记述。到了公元七世纪，唐大和尚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提及建于湄南河下游的堕罗钵底国。中国古籍对堕罗钵底国有很详细的记载，可见当时两国之间已有较深的交往。唐代贞观年间，这个国家曾两度派使节到中国，在长安受到唐朝很好地接待。在明王朝取代了元王朝之后，与泰国地区的阿瑜陀耶王国来往密切，据明史记载，明代 270 年中，阿瑜陀耶遣使臣到中国访问 112 次，中国也派使臣访问阿瑜陀耶 19 次。明太祖洪武初年，泰国就派遣留学生来中国的国子监读书。明正德十年，明朝廷还在暹罗贡使随员中选留泰语教师，培养泰语翻译。明万历六年，在“暹罗馆”招收学习泰语学生。数百年来，在中泰频繁的文化交往中，中国文化已深深地深入国。”^{[1](P.2)}

[1] 饶芃子.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仅在两千多年前从海上就有贸易往来，使节礼聘互访。特别是在近几百年来，华侨、华人与当地妇女通婚长期相处，缔结了深情厚谊，建立了亲戚般的国家关系。“最早传入泰王国（1939年以前称“暹罗”）的中华传统文化，乃是融文化与工艺于一炉的陶瓷文化技术。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曾享誉东南亚的宋加洛瓷器，就是素可泰王朝（1238-1349）延聘元代中国陶瓷工匠传授制成的，也是当时泰国吸收中国陶瓷文化技术的结晶和见证。”^{[2] (P.79)} 随后中国的戏剧也随华侨传入泰国。1602年，抵达泰南北大年的英国人史密斯曾看见闽粤古剧在那里演出，他在《1600——1605年约翰·史密斯马来西亚历险记》中这样写道：北大年“华人富商合献其服装鲜明之戏班，于街头建台，公开表演古剧。此项表演，其特点在优伶行头之刺绣华丽，在彼辈歌喉之响遏行云，而尤其在不绝之击大铜钹而益以科白”。“1685-1686年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使来暹。法国使节团在暹罗宫廷受到优渥隆重的招待，最后演出中国戏剧以娱嘉宾。剧中的演员有的是从广东来的，有的是从福建来。喜剧演完以后，还有一场中国的傀儡戏。根据法国肖蒙大使随员秀伊锡的忆述：他对中国戏剧中的音乐，颇为神往，那喧嚣噪闹的交响乐，乃是锣鼓、铜钹有节律敲打而成者。”^{[3] (P.80)} 到了18世纪，暹罗朝廷重用中国文人如故。成书于1730年的《海国闻见录》（陈伦炯选）中志：暹罗国王“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政，掌财赋。”18世纪后期，谢清高曾航海到暹罗，归国后在《海录》中的《暹罗条》述及那里的情况时说：“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人有能作诗文者，国王多罗致之。”^{[4] (P.81)}

由此可见，中国与泰国的友好交往，自公元前的西汉拉开序幕至今，一直是世代绵延不断。“即使是数代居住在泰国的华人，也依然保留着华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文化的维系力量，一方面是来自民族的血缘关系，一方面是来自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和华文文学。”^{[4] (P.133-134)} 20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后，出于大势所趋和环境需要，泰国的华人绝大多数加入泰籍，成为泰国公民，华泰两族人民的自然通婚，更加速了两族人民风俗习惯上的融合、同化。泰国华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的

[2] 饶芑子.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3] 饶芑子.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4] 饶芑子. 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5] 饶芑子. 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落叶归根”转化为“落地生根”。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促使两国政府高级官员的互访，两国关系由民间企业的合作发展到两国政府的全方位合作。泰国公主诗琳通殿下三十次访华，新一代移民潮更为泰国华族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施展各自的才华。但是这些根植在泰国的 600 万炎黄子孙，始终忘不了自己是龙的传人，始终忘不了传播和传承中华民俗文化，始终在描绘着有中华特色的壮丽蓝图。



第一章 泰华文学作品中泰中民俗之展示

第一节 中华民俗文化的传承

一、节日习俗

中国一年里有许多传统节日，春节是这些节日中最隆重的。在这个节日中，人们必须从扫尘、办年货、贴春联、贴年画、蒸炸各种年糕，在大年三十烹煮各种鸡、鸭、鱼、猪拜祭祖先、放鞭炮，吃年夜饭守岁，初一至初四走亲戚给长辈拜年。除此节日外，还有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节。这些民间节日大都属于全国性的。节日是人类的一种群体性活动，它会随着民族的迁移而流行异地。因为泰国早年的移民多来自中国的闽粤地区，所以，泰国华人的传统节日也有所侧重，加上结合居住国本土的实情需要，因此，泰国华人所注重的节日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九皇斋节、冬节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泰国华族民众中代代相沿，锲而不舍地传承着，并不断充实、丰富和扩展，形成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哪怕这些参与者多数已加入本地国籍或是出生在此地的子孙，但对于民族祖先的虔敬之心，却一如既往，固守传统，共同继承着民族的精神财富。这些民俗现象都存记在泰华文学作品中，如年腊梅的短篇小说集《湄南河畔的故事》里的〈小年夜〉就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的春节，在泰国，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家家户户备办许多传统食品，庆祝农历新年。”^{[1](P.75)}她在另一篇小说《招财进宝》也有类似的描述：

春节，又静悄悄地到来。和平巷两边二十多户人家，正在门口摆上了三牲果品，水果，年糕；点上香，先后祭拜祖宗或“好兄弟”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手中拿着印上“招财进宝”的红色纸条，挨家逐户的贴在大门上，主人家摸出一枚硬币，把他打发了。^{[2](P.112)}

这是泰国城里人过春节的情形。在乡下，即使是再穷的华人也一样会保留传统的华人风俗过年。修人的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郑通（坤銮），第一次去认亲人阿叔，当快到阿叔住家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1] 年腊梅. 湄南河畔的故事[M]. 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

[2] 年腊梅. 湄南河畔的故事[M]. 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

一间残旧的木板屋！屋顶遮盖着一片片破烂的桫树叶，大门两边，贴着两条红纸对联，上面写着：“生意茂盛达三江，财源广进通四海。”横匾是：“富贵兴旺”，在这自古以来被认为‘番畔’的暹罗州府，现在，在坤銮看来，除了语音及风俗习惯有差别外，其他一切事物和现象，多多少少都渗透着祖国家乡的浓厚风气。^{[1] (P.162)}

以上是五六十年代华人在他乡过春节的状况。但即使是 21 世纪的今天，海外华侨华人依然重视这个节日，尽管泰国许多华人也享受着西方科技所带来的文明，但对中华传统节日仍然保留着深厚的诚意，每当春节即将来临，不论是商场、超市、华人公司、特别是唐人街耀华力，更是装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远峰在他的《泰国“唐人街”风采》有这样的记载：

在曼谷，有许多家专门卖家乡风味的杂货店，在里面可以买到许多年节应用的东西及食品，包括各式腊味、港式海味及糖果等。能干的老祖母们还会率领着儿媳们腌制各种过年应景食品、蒸年糕、“炸煎堆”等，籍此重新体会昔日家乡过年的情调。

年三十，也就是除夕，每家都把家里收拾得焕然一新，厨房里堆满了吃的东西，因为春节的头两天，许多商店都关门过年，市场上冷清清，买不到吃的东西，不得不多备些食品在家。然后，大人们忙着在祖先牌位上，换上崭新的一红布做成的“花束”或“花球”，插上有孔雀尾装饰的金银花，又在门口、墙壁及窗口贴上“辉春”（即春联）。“辉春”是在红纸条上写些：“出入平安”、“龙马精神”、“万事如意”、“新年发财”之类的通俗吉祥话，以前都是自己写，现在由印务局以红底烫金纸张印成，只要花个数十铢泰币，就可以买到一大叠。

大年初一凌晨，长辈们都要沐浴净身穿上整齐的衣服，在自家天台上或大门口，祭拜天地，祈求上苍赐福降祥，赐予一年的顺逐平安，祭拜的供品以素菜为主，拜完后就休息了。也有的人家就地“吃祭酒”，就是将祭拜过的素菜吃食一些的意思。^{[2] (P.8-9)}

这是华人在泰国普遍过春节的形式。近几年，泰国的春节更热闹了，春节已不仅仅只是民间华族人所过的节日了。泰国的政府部门与中国政府部门已连续五年联合举办庆祝春节活动。今年中国政府派了二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到泰国来举行联欢演出，泰国政府也在十个府举办了大型庆祝春节活动。泰国诗琳通公主每年都出席了唐人街的

[1] 修人. 一个坤銮的故事[M].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5.

[2] 远峰. 泰国“唐人年”采风[J]. 泰华文学(总第十六期).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2.

庆典仪式，这是难得的两国政府同时重视民俗活动的盛举。

除了隆重庆祝春节外，泰国的华人还非常重视中元节，这与中国有所不同。中元节主要是祭拜祖宗和祭拜曾经帮助过自己或是一同来海外谋生死去的好兄弟。中元节在泰华社会与春节一样都是敬神拜佛的欢乐节日。

从农历七月初一起，几乎每天都可见到各大小神庙或佛社，在举行〈盂兰盛会〉，做着施济无依孤魂的善事；同时不忘帮助阳间活人，执行济阳工作，分发一些食品衣服和白米，给予穷苦人家。

除了信教之外，家家都“拜好兄弟”，而且特别虔诚。午后，在屋外栋处比较高，小孩们少去玩的高地设香点烛，搬出大堆祭品，包括米盐炭，汤匙筷和碗碟等，甚至洗脸水盆。合家大小都来祈求保佑，人畜平安，庄稼丰收。

说到“好兄弟”，没人敢得罪，而且非常诚心，家里饲养的肥鸡，必定选出一只到〈七月半〉才杀，树上有好果子，能留到〈七月半〉也特别看护，到了这一天才采下来。最常见的是香蕉和红毛丹，也有留着一个特大的西瓜。

乡下人“尤其对年节观念甚浓，〈中元节〉到处仍有鞭炮声。”^{[1](P.79-81)}这是林文辉记述的中元节。除了中元节，中秋节也是泰国华人较重视的节日。林牧在他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感怀〉中就有这样的感叹：

不论如何，由于中国承传下来的古老文化及风俗习惯，海外华人华裔，特别是居住泰国的华人华裔，对故国的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还是非常眷爱的及有着浓烈的感情的。

每当中秋节来临时，市面上的商店即摆出各式各样的月饼。而不论雨天晴天，不论是朦胧月还是皎月，人们都依习俗购买月饼，依时在门口设桌子陈列各种果品，焚香点烛，依旧朝天拜月，此种引人遐想的乡土特征，可能就是中国古老文化在海外承传下来的一种不能湮没习俗及炎黄子孙特有标志吧！它给人一种隽永、温馨、富有诗意的民族感情。^{[2] (P.72-73)}

以上的这些节日，都是旅居泰国的华侨华人较隆重纪念的节日，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还有一个九皇斋节，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注重的

[1] 林文辉. 中元节[J]. 泰华文学（总第四十三期）.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7.

[2] 林牧.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中秋感怀[J]. 泰华文学（总第五十二期）.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9.

节日，经福建地区的移民传入泰南后，却在泰国不断扩展和演变，成为全泰国华人家喻户晓的重大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曼谷市各个食品市场上，到处都飘着写有“九皇斋”或“九皇盛会”的黄色“斋”旗；到处都摆满各种斋物贡品和素食品。曼谷市唐人街更是一片黄色的海洋。节日期间，九皇斋信徒，都吃素食，行止一切娱乐活动，身穿白衣白裤，诚心斋沐，在市内各个主要佛庙进香，礼拜九皇佛祖，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泰国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节庆盛会，华侨华人除了参加本民族的节日活动外，还会参加一些本地民族全国性的重大节日，比如万佛节、佛诞节、守夏节、宋干节、水灯节等，以及一些属于地方性的盛会。

二、饮食习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人们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饮食民俗，正是这种饮食文化的形象化表现。”^{[1] (P.74)} 由于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饮食习惯和特点，又因各自经历了长时

间的发展、演变，因此，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饮食习俗，这种饮食习俗随着各个民族的迁移而延伸至世界各地。

早年的泰国华侨大多数是中国的东南隅移民，因此，在饮食习惯上更多地保留了中国南方的饮食特点，这种饮食习俗也自然呈现于泰华文学作品中。如潮汕人早餐习惯吃糜，在《博文杂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

潮州人早餐都是吃粥，潮州人称为食糜，这种饮食习惯与外省人各异奇趣。我是道地潮州人氏，当然也脱不了这种饮食习惯。四十余年旅居泰国，可以吃香辣的泰国菜，可以吃牛油面包，但是清早起来这顿白糜小菜，却是保持不变，就是全家连孩子们早餐都是清一色的潮州糜。^{[2] (P.139)}

除了这种地道的早餐外，午餐、晚饭往往许多华人都保持着中国南方的饮食习惯。

[1]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2] 陈博文. 博文杂记[M]. 曼谷：八音出版社, 1999.

如梦莉的《李伯走了》就这样描述：

李伯在我家一住就住了十七年，他能住得这么久，当然与他的烹饪技术，和烧得一手好菜有关。如清炖鱼翅，红纹羊肉，局鹅掌，荷包鸭，鱼头炉，大三元等，都是顶呱呱的。恐怕酒楼的厨师都比不上他。他炒的几样菜，总是青翠碧绿，清新可口。我们公司所有的职员，从来就没有一个嫌过他的菜饌。^{[1] (P.35)}

再“看看桌上的菜，卤猪肉炒韭菜花，油炸安南鲫鱼，鸡肉炒姜丝，清蒸松鱼，还有四川菜煲猪骨汤。这四菜一汤算是过得去，手艺虽然不如李伯好，但是〈山中无鸟麻雀为王〉有这样的厨师还是不错的了。”^{[2] (P.37)} 从这短短的两段描写桌上的菜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在泰国的华人虽然身居异国，但在饮食习惯上还是喜欢家乡的风味，即使是老厨师李伯走后，来接班的泰国新厨师，煮的饭菜依然飘着中国南方菜肴的香味。以上是在华人家庭中保持的华族饮食习惯。但在曼谷市的大街小巷同样有许多中餐厅任君选择，尤其是曼谷市的耀华力路，中国美食更是煮、炖、

煎、炒样样齐全。最受人们欢迎的要数潮州美食。这些华族饭菜从曼谷市一直卖到乡下。黎毅在他的《流年风水》是这样喊卖的：“糜正熟，热热！坐，乃头（老板，泰语、潮语并用的称呼），欲饭欲糜？”“主人老肥站在简陋的条规里，挺着一只大肚脯，拉下挂在肩上发霉的面巾，向满是油水的脸上一抹，随手又将面巾束在额头，一手握匙，一手拿着盘子舀，口手并用。‘坐坐，头家（老板，潮语称呼），阿兄。箬壳米、苦瓜卵、卤猪脚、苋菜、巴士鱼、猪血汤 … …’，^[3](P.67-68) 我们再看看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里五六十年代的华人请客、拜师，桌上的饭菜还是‘一碟卤鸭、一盘炸虾卷、一盘安南鱼… …’”^[4](P.68) 可见华族人在泰国的饮食风俗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没变。

除了饭菜外，茶更是泰国华人家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料，特别是来自中国潮汕地区的功夫茶，当客人或顾客光临时，主人总是先品茗后谈买卖，不论是贵客还是一般往来的客人，人们都同样用这种即可简单又可隆重的方式招待客人。修人的长篇小说

[1] 梦莉. 烟湖更添一段愁[M]. 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2] 梦莉. 烟湖更添一段愁[M]. 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3] 黎毅. 流年风水[J]. 泰华文学.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5.

[4] 李虹, 乃方等著. 风雨耀华力[M]. 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83.

《一个坤銮的故事》中，主人公郑通的亲人阿叔在确认眼前的‘后生仔’是自己的亲人侄儿后，站起来说：“我真无情理！你请坐，待我冲几杯唐山好茶来喝！”^[1](P.68) 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也有这样的描写：当鸭脯急着为刚从泰南乡下来曼谷的李俊找工作，一大早就去找他的朋友心贤许（做会计工作的许先生），“鸭脯一口气来到兴兴入口行，刚好见心贤许正独自在泡工夫茶，于是，他走上前唤了一声‘许叔。’当鸭脯急着要向心贤许述说帮李俊找工作一事时，心贤许却要鸭脯先喝茶后再谈别的事。‘勿哭父哭母（潮州俗语：别说这说那）有什么事喝茶后再谈。’心贤许笑笑地两指挟起小茶壶，说：‘来，弟仔，食阿叔工夫茶。’”^[2](P.31-32) 由此可见，潮州华人对工夫茶之看重。这种饮茶习惯不仅是个人所好，也是整个民族的共同爱好。在中国有茶馆，在泰国也同样有茶室，长篇小说真实反映五六十年代华人在泰国创业生存的《风雨耀华力》就有特别描写这方面的章节〈第三回——茶室风光〉。现代人饮茶有了更文明的举止，也给饮茶图解出更多的功能，卢永光在他的《细说村居饮茶事》，更强调了饮茶的五大功能：（一）饮茶聊天可广交朋友；（二）饮茶聊天能增长知识；（三）饮茶聊天可互通消息；（四）饮茶聊天可延年益寿；（五）饮茶聊天使心情舒

畅。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有天，笔者从家里冲了一大壶茶水，提到新村俱乐部品尝。忽有一位老人上来向笔者点头、微笑；然后转身回家取了一个茶杯来与笔者一同品茗，彼此自我介绍后，无拘无束地饮茶聊天，不亦乐乎。

第二天，这位老人买了一套饮茶用具，计有插座电动水壶。大茶盘、茶杯和茶壶，并拿来一盒香茗。开始只有我俩品尝潮州功夫茗，稍后，有位广府人和一位客家人也与我俩并肩而坐，共同饮茶聊天。继而，有位台湾人拿一盒台湾出品的〈沙奇码〉点心与大家一起分享。自此之后，每天都有几十位茶友前来饮茶聊天，彼此互相了解，广交朋友，同时也可以从中发现知心朋友，也可发展挚友……其乐无穷。^{[3] (P.83)}

[1] 修人. 一个坤銮的故事[M].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5.

[2] 李虹, 乃方等著. 风雨耀华力[M]. 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83.

[3] 卢永光. 细说村居饮茶事[J]. 泰华文学（总第四十三期）.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7.

从以上的这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饮茶，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台湾人以及其他华族人都能并肩而坐，通过品茗聊天彼此可以无拘无束地宣泄不满情绪，减轻心理压力，使心情愉快，延年益寿。同时，通过饮茶聊天，“还可以交流思想、交流文艺、交流学术……”。可见，饮茶聊天有多重性的较应，经常饮茶聊天，强身健体，更为显著。”^{[1] (P.85)}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饮茶习惯，在泰国华族人群中之普及已如家常便饭，而且越来越让人们品出其中的人情味和韵味。泰华著名作家司马攻笔下的品茗，更品出多一番哲理味，让《明月水中来》寓意深长，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我有一把小茶壶；宜兴出品的朱砂小壶。壶底刻着‘明月水中来’五个行书，署名孟臣，书法古朴，笔势灵劲锋利，似是用竹刀刻割而成的。

至于我这把小茶壶，无论是精品还是赝品，我对它很是珍惜。因为这小茶壶现在是属于我的，而数十年前是属于我祖父的。

小时在故乡，我每天都见到祖父用这把小茶壶，冲出比小壶更小的四杯浓浓的茶来。有客人到来，他同客人喝着，没有客人他就自己独自一个人喝。有时祖父也要我喝茶，我也照喝。茶是浓浓苦苦的，我闭着眼睛一饮而尽，皱着眉头，张个苦脸跑开了。祖父摇摇头，笑着说：这孩子就是不会喝茶！

祖父去世后，不久我离开家乡，不知当时我是怎样想的，便将这把小茶壶带在身旁，跟着我徒转过很多地方。

三十多年前我到泰国来，这把小茶壶又被我带着同来。这里喝潮州茶的人很多，就同故乡一样普遍，我也开始喝起茶来。

浓浓的茶从壶嘴流出，盈在洁白的小杯里，吸进了我的口中，香滑滑的，没有半点儿苦涩的味道。“这个不会喝茶的孩子”现在也学会喝茶了。我一面喝茶，一面看着挂在壁上的祖父遗像，默默地这样想着。

……

现在我的大儿子已十多岁了，我的茶瘾似乎越来越大，我这把心爱的小茶壶也跟着越来越忙碌起来。有时我也要我的儿子喝喝茶，可是他只喝了小半杯，就把杯子放下，“哎呀！这样热，这样苦！我不要啦！”做个鬼脸跑开了。

[1] 卢永光. 细说村居饮茶事[J]. 《泰华文学》（总第四十三期）.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7.

我有一个感觉：这把小茶壶，算是传了三代的小茶壶，将来又要寂寞了！当我死去之后，它可能会永远的寂寞下去。我的儿子是不会喝茶的！

有一天，我出外访友回来，当我踏进客厅里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我那个十多岁的儿子，他坐在我经常坐在那儿喝茶的地方，用他那生硬的手法，拿着这把小茶壶，正在冲他的功夫茶喝。

他一见到我，笑了一笑，就走开了。我也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笑一笑。我这时心中的笑意比脸上的笑容还要强烈得多。

这把小茶壶将不会寂寞，它又将有了新的主人了。它先时是我祖父的，现在是我的，将来是我儿子的。

‘明月水中来’这个明月，我看得分明；她是故乡的那轮明月。这明月我将留给我的儿子，以及他的儿子。^{[1] (P.10-12)}

司马攻在这篇散文中，记述的不仅仅是泰国现实中华侨们保留的中国饮茶民俗习惯，而是运用文学的借喻手法，暗喻着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在无意中传承、也将会在异国他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三、婚嫁丧礼

“婚姻，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而又最基本的文化活动。婚姻礼仪的实质是要向周围的人宣告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这件事意味着这个家庭所有家族兴旺发达，因为它不仅是接纳了新成员，更重要的还意味着家族的血缘由此可以得到延续，‘传宗接代’的夙愿可以实现，家族的势力，得以扩大。”^{[2] (P.227-228)} 从古至今，尽管不同的朝代对婚姻的状态有着不同的解读与要求，儒家思想提倡的婚姻礼仪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婚仪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有古代的婚姻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至宋代朱熹把它压缩为“四礼”，虽然在许多仪式上人们都力行简化，但中华民族的这种婚姻形态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因此，当这个民族向海外迁移时，自然也把这套传统的婚姻仪式一同搬迁并沿继至今。如牡丹写《南风吹梦》的主人公曾璇在婚姻大事有着落时，即写信报告给远在中国的母亲时这样说：

[1] 司马攻. 明月水中来[M]. 曼谷：八音出版社，2005.

[2] 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我和美瑛已于昨日定婚。义父刚从日本回来三天，罗源通就同义父去找吞武里的一个目术士，求他给择个定婚和迎娶的日子。这个术士很会谏吉，还能按四柱批八字算出人的寿数。他很快就给择好了日子，初五下定，二十一迎娶。^{[1] (P.69)}

身居海外的游子，虽然生活中有许多习俗会入乡随俗，但在婚姻大事上还是沿袭着中华民俗的婚姻礼仪举行。哪怕是在当地出生的华裔也依然如此。我们可从庄萍写的短篇小说《“拉”的母亲》中窥探到这一现象：

此后，“集达功”每天下课后，总是驾车送叻啦回家，如果没有重要事急于回家，他就在店里做帮手，两人感情越来越深厚，态度也越来越亲密，看来就像是一对未婚夫妻一样。

半年后，有一天上午十点多钟。“集达功”带着父母亲到小食店来拜访夜啦。

一见面集达功的父亲便自我介绍说：自己和妻子都是第二代华侨，名陈汉文，妻子名李亚梅，是日本裕社汽车公司驻泰国的代理商。

一阵寒暄过后，陈汉文便开门见山对啦的母亲说：“我们只有集达功这个孩子，所以对他交女朋友，我们是非常谨慎的；也特别注意。”……“我与太太商量后，都觉得只有啦这样的姑娘，才能配作我们陈家的儿媳妇，我们的“集达功”若能取得啦这样的姑娘，我们才能放心把我们费尽一生心血，所创立的事业移交给他。

所以我们今天的到访，就是要征求你的意见，可不可以先让他们俩人定下这门亲事；等明年他们大学毕业时，就让他们结婚。希望得到你的意见。

经过略为思考后，啦的母亲终于同意陈汉文的建议，叫他们择吉到来定亲。^{[2] (P.16)}

这个故事中啦的母亲虽然是泰族人，但当陈汉文要求以中国的仪式先举行定婚时，啦的母亲也同意了。居住在异国他乡的炎黄子孙，就是这样在约定俗成的婚姻仪式中一代传一代，传承着中华的民俗文化。

古语说“一方一俗”，按理说泰国的民情风俗与中国的有许多不同，那么懂得入乡随俗的炎黄子孙，在许多风俗习惯上可以减化掉，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泰国华侨在许多民俗上保持着比祖国更完整的风俗习惯，即使是到了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

[1] 牡丹. 南风吹梦[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2] 庄萍. “拉”的母亲[J]. 泰华文学(总第五十期).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9.

他们也没有敷衍了事，经济富裕的，选购风水宝地、大做功德后安葬；家境一般的葬于会馆、同乡会或是教会的公墓。长篇小说《南风吹梦》的男主人公给母亲的信中也谈了这类问题：

罗源通是在除夕前五天去世的。... ..要办像样的葬礼，却有一个难处，就是他没有儿子、孙子，没有那么多的亲戚来给他做道场，必然显得凄凉冷清。捧香炉的是长女美瑛，他没有孙子，外孙生下来才一个多月，不能干事，所以没有人打幡。

在罗源通未去逝前他便担心自己没有亲生儿子，死后没人为他做功德之事了，其女婿是这样安慰他的：

“一定会做的，爸爸，我们一定办周全，请你放心。”罗源通听后又吩咐说：“我已准备了一块茆地，在吞武里，稍微远了一点，但我愿意在那里。等马路修好了，你们可以乘车去，现在用船把我运到那里也不难。我喜欢缅甸木料子，千万别用泰国棺木，我不喜欢，太小了，躺在里面不舒服。”

罗源通还为他的太太买了一块茆地。中国人到了晚年都为自己和妻子选好茆地。 [1] (P.131-132)

这是泰国华人对待人生终去的一种传统习俗。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段立生教授，经过多年在泰实地考察，他在《海上丝路拾遗》中也这样写道：“塔旁有一个中国商人的夫妻妾合葬墓，墓碑上镌这三行中文字。中间一行写道：清考同隐陈公墓。左边：妣顺财林氏。右边：妣克富曾氏。可知道这是一位清朝年间的商人，名叫陈同隐。他娶了两位太太，妻林顺财，妾曾克富。死后合葬于一冢。”“可以肯定，这位陈姓商人，正是千百年来忙碌往来这条海上丝路上的千百万名中国船商之一员。”“因为在附近荒野中不难找到许多华侨先辈的坟冢，在四周的村里还住着他们的后代传人。” [2] (P.13)

以上的泰华文学文本，让我们看到移居泰国的华人，就是这样在异国他乡从节日风俗到日常生活，乃至老终下葬都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传播着中华民俗

礼仪，并以此作为延续故国民族体系和团结其他族人的纽带，即有利了自身的立足，也稳定了族人的亲情，而且还活跃了市场经济，同时也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学素材。

[1] 牡丹. 南风吹梦[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2] 段立生. 红毛丹之恋[M]. 曼谷：华侨崇圣大学出版社，2000.

